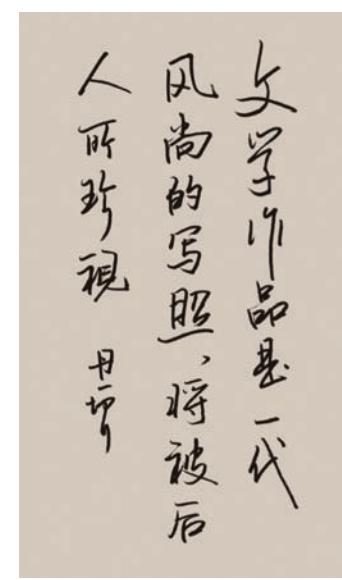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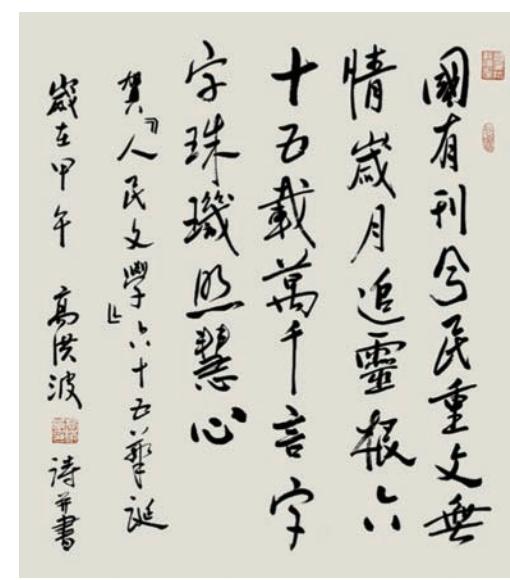


王蒙



丹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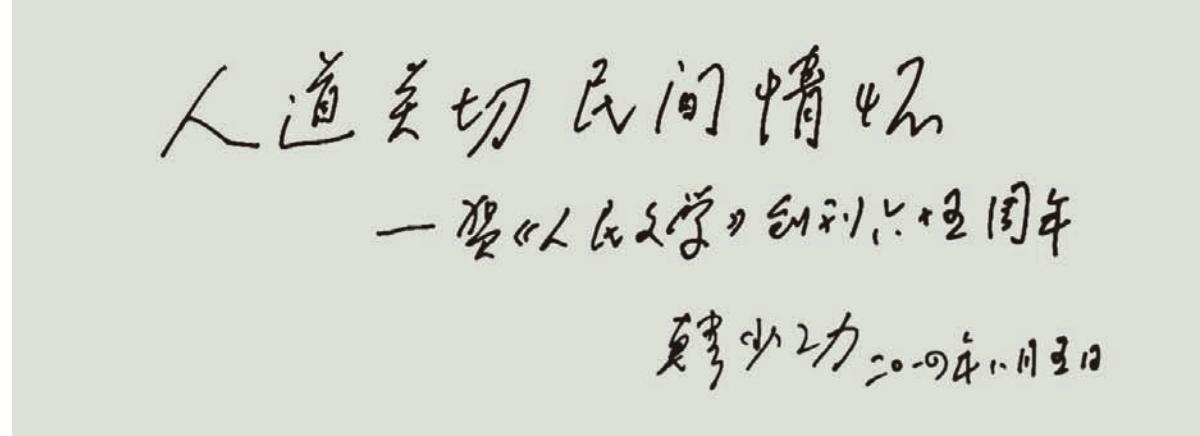
高洪波



蒋子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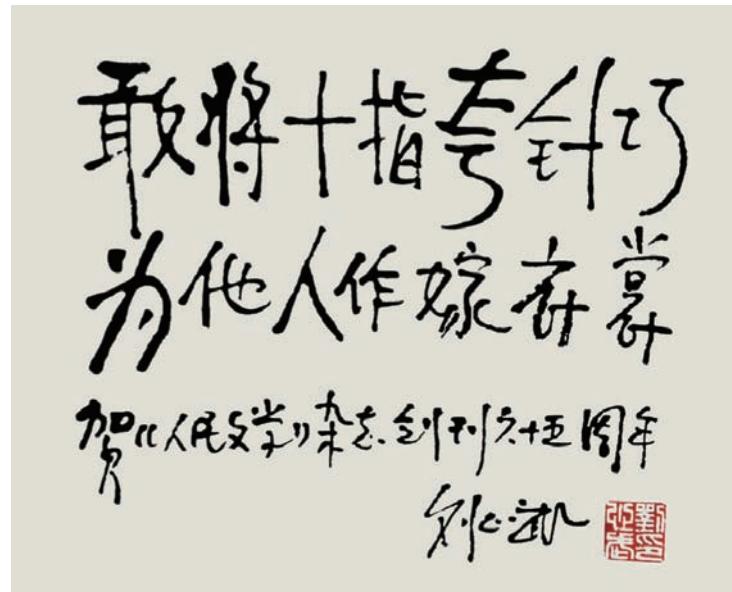
李敬泽



韩少功



欧阳江河



刘心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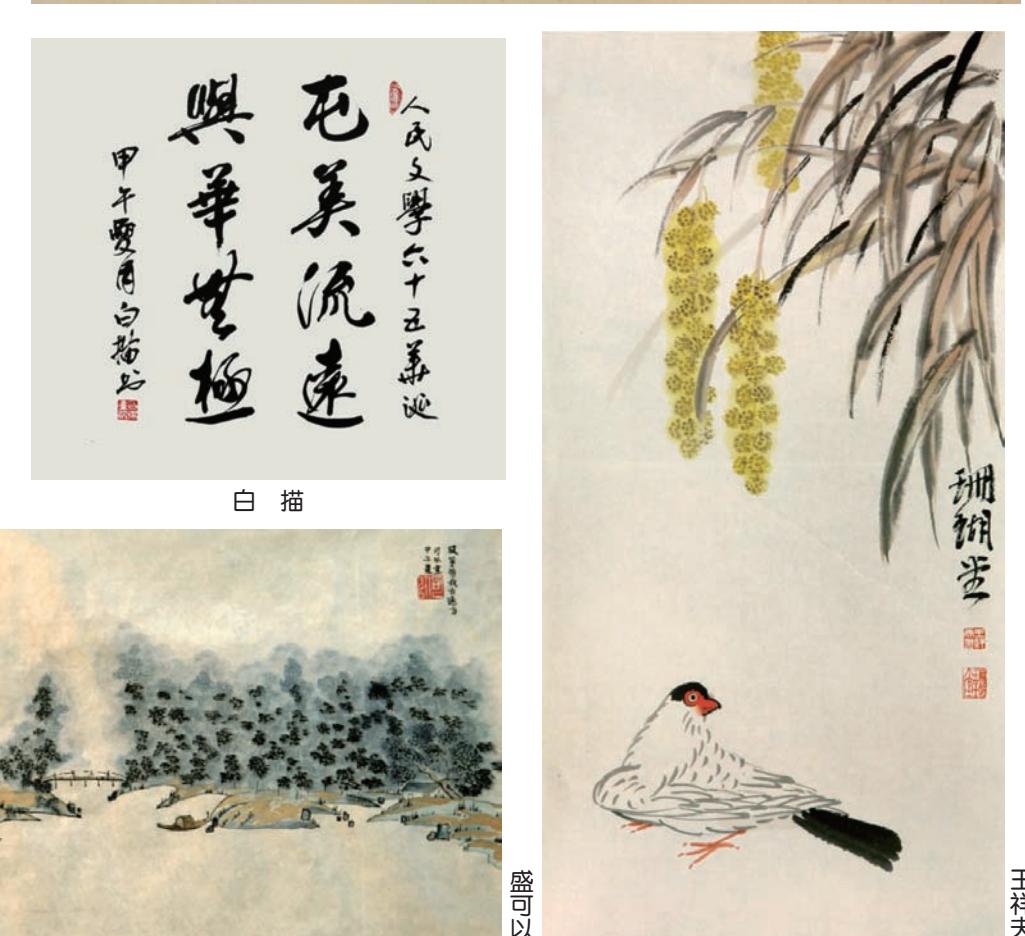
冯秋子



贾平凹



葛水平



白描



盛可以



王振海

纪念 人民文学 创刊65周年

永存心底的纪念

□范小青

内容,我已经记不清了,但是有一件事,我却一直没有忘却,就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后,赵践曾跟着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的同志一起赴灾区,现场采写,她的也许是平静的描述,在我看来,简直就是传奇,绘声绘色,神奇而伟大。我不知道自己后来开始写小说,和这次的相遇有没有关系。我希望是有关系的。在这次相遇后的第4年,1980年,我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,从此以后,我就在小说创作的路上开始行走,“且行且珍惜”。

第二个:1983年3月,我第一次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作品,那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叫《萌芽》,内容也完全记不清了,为了写这篇文章,我想寻找这篇小说,可惜没能找到。我曾经出过的一些短篇小说集中,都没有将它收录进去,可见这是一篇我自己并不太满意的小说,当然并不

说明我当初将一篇自己不满意的小说给了《人民文学》。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哪里知道满意不满意,哪能评判作品的优劣——当然,即使到今天,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知道满意不满意、已经学会评判作品的优劣,这个“知道”和“学会”是一个永远在行进中的过程。再回到当年,1983年的我,既没有写作技巧和能力,也没有判断的水平,惟一有的就是勇气,无知者无畏,就是敢投稿,有点不知天高地厚。今天回想起来,真是要特别感谢《人民文学》,没有歧视,没有当头浇我一盆冷水,在我第一次投稿时,就录用了我的小说,这样温暖而有力的勉励,一直伴随我走到今天,在此后的30多年中,我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过数十篇中短篇小说。

第三个:1985年春天,我第一次参加了《人民文学》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笔会,赵践又出现了,我是和赵践一起去北京的,江苏同行的还有黄蓓佳和周梅森。前不久我在温州参加《人民文学》的活动,碰到了李琦,她当年也参加了那次笔会,我们共同回忆起往事,回忆了许多文友,虽然时光不留情,我们都逐渐老去,但美好的情怀、年轻的意气在我们心间重温重现,对《人民文学》的深厚情感始终没有老去。1985年是我第一次去北京,第一次去北京的人该去的地方,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老师都带着我们跑遍了,还给了我们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,让我们遍览北京风光,记得我和赵践在北京街头第一回买酸奶喝,那个酸,那个怪味啊,我实在是无法下咽,还是赵践比我坚强,她分明也不适应北京的老酸奶,却硬是把它喝了个精光。我们用借来的相机在天安门前留影,因为根本不会拍照,照片里的人都是歪歪斜斜的,但是那几张已经很陈旧的黑白照片至今仍然在我的影集中煜煜生辉,折射出我们和《人民文学》的长久情谊。

人的一生,不可能只是物理地成长,一定要有几次脱胎换骨的蜕变。而重要的蜕变可能只有一次,像蝌蚪变青蛙,丑小鸭变天鹅。我在《人民文学》工作了12年,这12年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蜕变。

我是1996年到《人民文学》工作的。当时,我虽然写了一些诗歌、散文,但作品还很稚嫩,对他人文学作品的判断力还不很自信。可2012年我被调离《人民文学》时,无论是在自己的创作上还是在对他人作品的判断上都信心满满。

我刚到《人民文学》时,和韩作荣、李敬泽三人同办公室。那时,早上上班来,我看到他们两个人都伏案埋头看稿子,或给作者回信,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才互相说几句话,受他们俩的影响,我也只好低头看稿子写回信。那时的我,是个活泼有余稳重不足的青年(当然,李敬泽比我还小几岁,但他或许是少年老成或是有较好的职业精神,比我要持重)。正是在这种工作氛围里,正是在这两位优秀的编辑身边,我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好编辑。有时,听着他俩对一篇作品的讨论,我在一旁偷艺;有时听他俩说一个段子,我体会了编辑的幽默和作家的俗世快乐。后来,我也能加入他们的业务讨论,也可以开怀地讲段子。我们一起哈哈大笑,一起抽烟喝茶。说到抽烟,有一个故事。那是一个冬天,我们的办公室关着门,我们三个低头看稿子、抽烟(韩作荣是一支接一支不断火地抽,李敬泽和我差不多是10分钟抽一支),许久都没有抬头说话。突然另一个编辑室的编辑到我们办公室来,一开门就被一股烟浪推了出去,并大喊:“着火了!我们抬头时才发现,满屋的烟雾已让我们如神似仙地‘腾云驾雾’。

那一段时光,早已铭刻在我的骨子里。对于我,那是一段由虚弱走向坚强、由自卑走向自信的历程。

后来,韩作荣升任主编搬走了,李敬泽升任副主编搬走了,我在那间办公室一直到2009年,后来也担任了副主编。

在《人民文学》这12年里,我经历了4位主编:刘白羽、程树榛、韩作荣、李敬泽,这4位主编的工作历程是《人民文学》最后一次复刊后,从复苏到蓬勃的过程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让我至今受用的知识和工作经验。当然,还有崔道怡老师、王扶老师、肖复兴老师及当时的老编辑们都给我输送了许多营养。这些养分,在我当下的工作中正释放着能量。

《人民文学》的团队精神、祥和的气氛、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岗位意识,都是我现在的工作者追求和方向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《人民文学》是那铁打的营盘,我及其他一些离开《人民文学》的人,都是流水的兵。离开《人民文学》已两年多,但我依然觉得我是《人民文学》的人,时常会顺嘴说:“我们《人民文学》……”在感情上,我已把《人民文学》当作我的又一个出生地,暗地里把自己当成《人民文学》的至亲。

读者与编者

□李平

为座右铭。2002年,作协机构精简,我申请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做一名编辑。时任常务副主编的韩作荣听了我的想法,只说了两个字:“来吧!”虽然岁月有些蹉跎,但一时间顿觉天清地阔,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,能够直接面对那些以文字铸造美好心灵的作家,面对你喜爱的作品,用你的劳动服务于他们,让自己今后的生命重获意义。

但入了这一行,才知编辑行当的不易。《人民文学》作为一本新中国成立伊始创刊的杂志,一本在共和国

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,具有标志性、权威性、导向性的大型文学期刊,其选稿标准的严谨独到、编校工作的细致精良,是几代前辈编辑孜孜以求、不懈努力传承下来的。在这里工作,不仅要有颗热爱之心、敬业之心,还要有精湛的编辑技能,有吃苦耐劳、默默奉献的忘我精神。编每一篇作品,出每一期刊物,都像是用双手巧织细绣一件嫁衣,来不得半点懈怠、疏漏与马虎。当点点滴滴的心血化为页页墨香,当听到作者的感谢、读者的赞扬,怎能不欣喜和欢乐,那沉甸甸的刊物就是你亲手装扮的新娘啊,优雅、高贵、貌美、端庄。年年月月,风风雨雨,65年过去,《人民文学》的几代编辑人就是这样劳作着,收获着,喜悦着,我为能把自己的工作余年融入这个集体、能在这里奉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而感到自豪。

我的蜕变

□商震